列兵的味道

■艾 蔻

新时代之歌

这天晚点名结束后，林鹏飞指导员提醒我：周姐，明天你可以换下列兵衔了。我有些恍惚，一个月的列兵生活就这样匆匆而过！说来惭愧，从军近二十年，从学员到教员，军装虽然合身，却总感觉差了点精气神。这次当兵代职，给了我一次宝贵的机会，在高炮二连这支有着红军血脉的连队里，我回到了兵之初，与战士们一起训练，共同成长。

夜训

来连队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参加了夜训。

队伍步伐整齐，口号响亮，战士们精神抖擞，看不出训练了一整天之后的疲惫。我也打起精神，努力迈开大步，紧紧跟在队列末尾。穿过空旷的中心广场，库区默默蛰伏在巨大的黑暗中。

所谓夜训，就是在微光环境下进行常规训练，平时练什么，夜训就练什么，这是魏中昆连长给我的解释。训练开始了，李超班长灵巧地爬上炮塔，示范如何快速而准确地取出炮闩。他一边操作，一边讲解动作要领，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下，那些细小的零件、模块还有辅助工具，就像被施了魔法，乖乖地听任敲打、拆卸，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他根本无需低头察看。接着，新兵崔修国和鞠波在李班长的辅助下开始练习。

夜训没有灯光，尤其在这样浓云密布的晚上，四处更是一片漆黑，炮闩摆在面前，看上去只是一团模糊的灰色。我试着拿起炮闩，那冰冷的触感和远超预想的重量让我惊讶不已。魏连长告诉我，这是炮车最重要的部分，炮弹的发射就是由炮闩内的击针完成的，作为炮手，必须对炮闩了如指掌。

等所有战士都练过之后，我这个旁听的列兵也获得了一次尝试的机会。刚刚观摩了十几遍，每个步骤也都记住了，自认为没太大问题，而事实是——太难了，一整套动作下来，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需要忍住骨头与金属的撞击，还要通过辨识声音去控制力度，用无形的标尺卡住那个准确的位置，而黑暗，无疑加大了它的难度。战士们那种谙熟于心的境界，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反复的推敲和练习。

训练结束带回时，我想起林指导员的话：夜训，就是要把战士的手训练成鹰的眼睛。

六公里行军

清晨，荒漠迷彩、作战靴、单兵携行具、凯夫拉、九五式自动步枪，带着些许兴奋与期待，我穿戴齐整，和战士们一起集合在行军的队伍里。预报中的雨夹雪没有按时到来，红彤彤的朝霞拉开了高炮营强化训练的序幕。

训练的第一阶段是武装行进，披挂整齐的队伍要走出营区，穿过村庄，穿过集市，完成六公里行军。考虑到我体力弱，魏连长取消了我的背囊，即便如此，还没走出营区大门，我就喘不过气来了。头盔沉沉，像一只大手摁在头上，只觉得腰酸腿疼，迈不开步子。我问旁边的单锋班长，咱们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了吧？这位来自湖南的四级军士长十分惊讶：“没有啊，才刚开始！”我有些脸红，一边努力调整呼吸，一边给自己鼓劲：坚持住，千万别掉队。

队伍在乡间小路上逶迤而行，负责摄像的暴帅为了抓拍到精彩镜头不停地跑前跑后，几十斤的背囊丝毫没影响他轻快的步伐，作为无线班班长，他还比别人多背一部电台。我忍不住问：“你们不累吗？”“都一样的。”张立斌班长回答。环顾四周，战士们正努力将身体前倾，以克服背囊沉重的后拉力，大颗的汗珠从脸颊滚落，有的面色通红，有的嘴唇干裂。看来，每个人的每一步都不轻松。前方，体力不支的王健越走越慢，身边的班长拉住了他，握在一起的手，传递着鼓励与关爱。

我咬着牙紧跟战士的步伐，战友们不时的调侃缓解了我紧绷的神经，终于熬过了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我的身体开始冒汗，步子也轻松多了。进村了，乡亲们站在自家院门口，和战士们打招呼，还有调皮的小孩伸出手想摸一摸枪，“人来疯”的中华田园犬拼命摇尾巴，冲着队伍狂吠，气氛被它们扰得生动又热闹。转念一想，我们眼下所做的不就是为了保卫这一座又一座平凡的村庄吗？这些憨态可掬的小狗自然也包含在内。每过一个路口，都会暂行交通管制，队伍像一条富有跳跃节奏的动脉，从让行的车辆前快速掠过。返程行进至营区北门，肖营长突然下令：卫星过顶。大家迅速就近隐蔽，我也跟着战友们奔向路边的荒草地，没头没脑地趴了下去。身上沾满了杂草和泥巴，心里却十分开心，六公里行军，我坚持到了最后。

坦克的滋味

近距离接触装备，是这次当兵最大的收获之一。跟着年轻的战友们，我逐一认识了炮车、导弹车、指挥车。每天看炮车出库入库，驾驶员们精准的技术令我敬佩不已，我也期待着能有学习的机会。那天，林指导员把我带去了综合训练场，为我安排了一次战车驾驶体验。听李文班长作介绍的时候，我感觉把握十足，类似自动挡汽车的操作似乎没什么技术难度。可当我真正坐进驾驶舱，几乎一瞬间，整个人就被巨大的轰鸣与震颤淹没了——发动机吞噬听觉的轰响，无法遏制的近乎疯狂的摇摆，强大力量操纵在手中的紧张和兴奋，让我汗如雨下，心脏狂跳。

颤颤巍巍地绕着训练场开了三圈，履带在我的指令下一格一格地更新着土地的痕迹，每一个转弯，每一次颠簸，都令我胆战心惊。驾驶着战车的我，对速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坦途与弯道也刷新了认知。而阵阵翻滚的黄土混合着排烟孔喷出的黑色烟雾，充斥在周围，平时几无知觉的呼吸眼下变成一件具体、紧迫的事。这是军人生活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是我的士兵兄弟们青春的奏鸣曲！写到这里，鼻腔中似乎还弥漫着尘土的腥涩。

那天，我连滚带爬地从战车里出来，有些惊魂未定地望向偌大的训练场。战士与战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彼此较量着吗？他们也经历过像我一样的狼狈时刻吗？也许，从胆怯犹豫到娴熟自如，战士首先得战胜自己，才有资格与战车对话，必须历经长久而艰辛的磨炼，才能砥砺出人车合一的和谐与相互依存的温情，最终成就一个战士的伟大——战车终将成为他们征战沙场的良驹。

在连队里，每一种体验都极其宝贵，它们是一只只重塑自我的手，是一根根擦亮思想的火柴。一个兵，如何从细细一条杠走到金色麦穗加步枪？一名战士，又应经由怎样的磨砺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换下列兵军衔，我还需要继续锤炼，继续思索。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阿里天路』看萨让

■徐丽桂

一篇《当兵走阿里——西藏记忆》的文章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对阿里的生死眷恋如洪水般喷涌而出。虽然在阿里只工作生活了三年多时间，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每当看到有关阿里的文章和图片，都会立刻触动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愫，让我无法不去怀念、惦念、思念、想念阿里那群可敬、可亲、可爱的军人们。

那是几年前的夏天，我跟随部队勘查组去各边防连队。阿里军分区管控的边防线很长，点多，各连队之间相距很远，路途的遥远艰险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翻越了数座海拔5000多米的达坂。

印象深刻的是从山岗到曼扎，将近200公里的路途，要翻越海拔5780米的香让拉达坂。出了山岗，一路上坡。所谓路，就是在山坡上车走得多了，就成了路。山下大石块明显变少，石块略圆些、小些，应该是从山上滚下来，把棱角碰掉的缘故。山中间的路段略微好走些，到了海拔5000米以上，由于地壳的变化，大山犹如两块巨石碰撞挤压，崩裂的石块棱角分明，铺满山坡，挡住道路。在这样的路上行驶，五脏六腑都快要蹦出来了，说句话都是颤音，在车里无法坐稳。走过这条路的人戏称，这一路有三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嗓子眼儿里跳。由于缺氧，汽车都显得无力。

最令我难忘的是去萨让。阿里人常说：没到过阿里，就没到过西藏；没到过扎达，就没到过阿里；没到过萨让，就没到过扎达。我以为这只是阿里人的自豪感。而去萨让的道路，当地人都叫它“阿里的天路”。

到了波林，勘查组考察，和连队开会，现地解决实际问题。我在一位干事的陪同下，去烈士墓地，向英雄敬献了哈达。

离开波林，又一头钻进大山，这回我开始真切体会到，“阿里的天路”是什么样的内涵了。从波林山口下山，道路比较弯曲，很多路面凹凸不平，一些路段还被洪水冲刷成了小沟。再向前行，经过海拔5060米的倾斯诺山口，下到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已是中午时分，大家吃了点干粮，就继续前行。行了约五六公里就到了去萨让最险的一段路——底加木沟。

从远处看，这段路就是从70至80度的陡坡上掏出来的，看得让人揪心。底加木沟，从谷底到山顶，落差有上千米，“之”字形的山路有无数道拐弯，我们的车在陡坡上不停地拐弯。车头刚调过来，紧接着又是一个拐弯，不容喘息，弯连弯，拐连拐。有的悬崖拐弯处，越野车掉头都得来好几把倒挡，不是一个车轮孤悬崖外，就是连续向后打滑，歪斜着向前艰难爬行。一路上，只听见车胎和地面的摩擦声以及刺耳的刹车声，轮毂摩擦的焦煳味也时不时地飘进车里，真可以算是惊险。下到谷底，惊魂稍安，又开始“之”字形上山。我曾试图统计上这面坡还要拐多少弯，结果很快就被转得晕车了。后来闻知还真有人做过统计：这一路，共计三百三十多个弯。

去萨让的路途之艰险，可见一斑。想着边防连的大卡车要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样的险境，强烈的震撼冲击着我的内心。这些险情，对于萨让的边防军人、党政干部和群众来说，再普通不过，可在我们看来，为了坚守国土，他们随时都可能献出宝贵的生命。

翻过底加木沟，我左手握的纸巾都能拧出水来，右手因为抓着把手太过用力而有些酸疼。我心想丈夫也太胆大，这么危险的道路，我们俩同坐一台车，如果有个万一……我都不敢往下想。过这段路，用扎达人武部瞿部长的话讲就是“四紧”：眼睛闭紧，手抓紧，脚蹬紧，屁股夹紧。这也是人在极度紧张时的应激反应。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萨让。萨让在一条大河——萨让曲河的对面，我们要从这座山下去，过河再上山才能到达。这条下山路完全是在山崖上凿出的。惊心动魄了一路，好不容易看到了萨让的绿色，我忍不住打开车窗，想给萨让照张相。窗外河水的吼声和着汽车震落石块滚入谷底的轰鸣声，只感觉汽车边走边向下滑，吓得我赶紧关窗不敢出声。

萨让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的恒河源，是高海拔的中印边境地区，距扎达180公里，萨让只有几十户人家，约700余人，半农半牧，气候恶劣。每年冬季，常常大雪封山，人员、物资均无法进出。每年只有夏季短短几个月能和外界联系，其余时间与世隔绝。外出只有连通县城的这条土石路，而且经常被泥石流冲毁。老百姓得急病，时常向阿里地区的军分区求救，部队都会派直升机和医务人员转移病号，可见军民关系和谐融洽。在这个边境小镇，年轻的领导干部除了肩负守土固边、兴边富民的任务，还要与边防战士一道保卫祖国边疆。与内地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角色、职责，显得那么别具一格。

萨让的山由石头构成，有的整座山就是一整块巨石，山面呈现很多挤压、切割、断层、侵蚀的痕迹，而且是连绵不断的深川巨壑。萨让的藏语意思是巨石沟，也是对萨让地貌的贴切称呼。萨让山势变化多端，景致十分新奇。站在哨所看来时的方向，对面挂在山崖的路，好像在光滑的大石块上划出一道痕迹，壮观而凄美；远处一座石山像个寿桃，被劈开了两半，气势恢宏。

在部队吃了面条，就去萨让老连队旧址看了看。从旧址上看，老前辈战斗观念真强，房屋和战备工事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平战结合，当年的标语隐隐再现。萨让坐落的这个山头，也和狮泉河的万岁山一样，有醒目的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这是萨让的群众和边防官兵，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彰显家国情怀，军民携手在大山上堆砌了这五个大字。多少年来，军民格外爱护，现在已成了萨让的一道亮丽风景。

波林边防连肩负着很重的巡逻、战斗任务，有时在巡逻的路上，前面不知路有多远，必须做好最坏打算。白天，拉着马尾巴，踩着齐腰深的积雪，一步一步往前蹚，饿了，啃干粮；渴了，捧口雪。夜晚，在避风的山崖下，用石头垒个窝，生堆火，大家缩成一团休息。远处，饿狼的嚎叫声，让谁都睡不着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波林边防连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

下午，我们离开了萨让。傍晚时分，夕阳照在天空，呈现出鲜红的火烧云，形状如喷薄升腾的蘑菇云，这是勘查途中的意外收获，也许是苍天给辛苦的人们的回馈。停车照了几张相，感觉缓解了一些路上的紧张、恐惧和疲劳。夜色降临，汽车仍然一路驰骋，翻越达坂，眼前只见汽车照射出的一束光，其他什么都看不见，这真正考验驾驶员的娴熟技术和心理素质。零点过后，我们返回了波林边防连，而后又近两小时的行程，返回了扎达，圆满顺利地结束了勘查组的萨让之行。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每当想到阿里、扎达，总会想到难忘的萨让之行。路途的艰险，环境的艰苦，群众的艰辛，官兵的坚守，构成边防线上割舍不下、难以忘怀的牵挂；每当想到这里，就深深地感到阿里人民的伟大，阿里军人的伟大，阿里精神的伟大，至今，仍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赶秋香

■王名环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五月末到六月初，大台山的樱桃渐次成熟，正是春夏交替的时节，然而樱桃沟的果农们为了寄托自己的丰收之意，将此时称为樱桃秋。又因为樱桃的不易保鲜，从渐次成熟到全部腐烂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所以每到樱桃秋，沟外、山外的人家总是争相赶来品尝那份深红色的香甜。久而久之，樱桃秋到樱桃沟吃樱桃，在当地竟成为一件盛事，被称为“赶秋香”。

不论熟识或者不熟识，只要你到樱桃沟“赶秋香”，坐定了敞开吃，主人家一准笑哈哈分文不取，还要款待茶水饭菜；但若想要拎走几篮，对不起，60块钱一斤，概不还价。而我，既不是来吃樱桃的，也不是来买樱桃的，而是怀着一种莫名的冲动坐了一夜的火车和四个小时的汽车，又磕磕绊绊走了六七里的山路，来到这巨山茂林的深处，只是想邂逅童年的故乡，并且顺便见见万林老人。

山路渐行渐变，丛丛簇簇的尽是野花，红白蓝紫清香四溢，仿佛一群女孩的笑脸，每张脸上都荡漾着娇美，似乎并不是你在看她们，倒是她们在妩媚地打量你，而且有潺潺的水声似乎隐藏在哪里。

果园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那场景是热火朝天的，闯入其中，你便被一种气氛感染，整个身心都是兴奋的，是舒泰的。樱桃树没有特别粗壮的树干，它不是树里的伟丈夫，单只看那一身的珠光宝气，红珊瑚攒珠，红玛瑙连串，镶嵌在翡翠一般的绿叶中间，就知道这是一种娇俏甜美的树，而且是明亮的，红光四射的，非常耀眼。

随着人声渐近，我看见前面有一个挤满了人的草棚子，万林老人鹤发童颜就在中间，他眯起眼睛向我的方向探望，脸上挂着惊喜的表情。我快步赶上来，一把握住他的手，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述说。万林老人一面拍着我的手，一面连声道着“好好好”。

“我说什么，怎么会骗你们呢？我说今年定会有北京来的远客吧，专程来看望我老头子的，你们还不信呢！”我的惊讶是不用说的，我真没想到一年前短短的几句话，竟然让一位古稀老人至今未忘。那时，当我看见这片山水后，利用短暂的停车时间匆忙找到一位卖水果的老人，向他打听这片山水，可他竟欣喜地告诉我，那里就是他的家，可惜现在时节过了，否则一定请我去他家吃樱桃“赶秋香”，而我则满口答应，来年一定去找他。等我上了车，他又追到车窗外，一直到火车完全启动，嘴里始终都在喊着那一句话：千万别忘了明年六月来我家“赶秋香”啊！

而今我心中的温暖与感动险些化作泪水，我说您老可好？他说好着呢好着呢，你若有空再来二十次，樱桃沟里照样有个老东西。我说冒冒失失来了，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老人说怎么能不记得呢，快进来快进来。那些挤满一棚子的乡亲早就站起来把我拉进棚子围住，四面八方都是问好的声音。“可惜哦，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孙子就好了喽！”老人禁不住一声长叹。

“爷爷，你又乱说！”忽然人群外一声锐利的呼喊，万林老人赶紧冲我挤了挤眼，然后假意抱起一篮樱桃，择起里面的碎叶。与此同时，一个十七八岁、一脸娇蛮并带着稚气的姑娘一阵风似地旋进了草棚，眼波流转偷偷瞥了我一眼之后，却假装没看见，径直走到万林老人跟前，挽了老人的手臂，极其亲昵又极其哀怨地说：“老毛病又犯了，想要孙子，你就别要我了！”说完，她又一阵风似地旋走了，并且很挑衅地再次瞥了我一眼。我当时甚至有些羞赧，这野性、青春而又美丽的少女之瞥，注定让我在今后的几个星期里都无法忘怀。

这之后我便掉进了樱桃的海洋，一片闪着红色光辉、泛着甜腻泡沫的美丽海洋。我混杂在人群中间，并且彻底抛弃了我那可怜的城里人的优越感，完完全全地化作了一个朴实的农民，以最低的姿态架了一把长梯，爬到树上去采摘樱桃。那一刻我的整个身心都扑入樱桃的海洋，得到了温柔的包裹和甜香的润泽，那感觉如同伤口被舔舐，灵魂被慰藉，这片充满欢声笑语的樱桃林成了我万籁俱寂的酣睡的家园。

万林老人家的宝贝孙女樱红，专门提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水桶，给树上采樱桃的人换洗毛巾。但当樱红的脸在树下扬起时我总是忍不住有些紧张，也不敢仔细地多看她一眼，一种不知从何处而生的恭敬逼迫我匆忙接过那块毛巾，笨拙地只能轻声说“谢谢”，然后赶忙把毛巾铺到流汗的脸上。

我恐怕吃了整整半棵树的樱桃，回到万林老人家后我就像喝醉酒一样有些眩晕，然而此时万林老人却突然不知从哪里抱来一个大酒坛，用大碗倒出鲜红带紫的液体，原来这是他用高粱酒浸泡樱桃自制的果酒。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喝了多少樱桃酒，我们在庭院中把酒畅谈的时候，满天星斗缀满整个苍穹，它们仿佛触手可及，仿佛跃跃欲试，我很担心它们会掉进我的酒杯，“叮咚”一声，溅起一片浓香四溢。

那一夜，老人与我说了许多话，他说他少年时的傻处，我也说我小时候的傻处。说到天上的星渐渐稀朗，说得樱红姑娘靠着爷爷的腿睡去，我听到她轻轻的呼吸，仿佛闻到清凉的夜里一阵香气幽幽地飘来。于是我看见酒杯里斟满星星，我将它们一饮而尽，便也沉沉地睡去。

梦中我残存的意识就是，倘若不走不行，就背上满满一坛的樱桃美酒。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梦里士兵

■闻盛斌

夜晚 是一个感性的世界
明晃晃的月光
将一个人最柔弱的那面暴露无遗
他是一个爱幻想的青涩少年
独自在寒风的哨位上
守护这家国的夜
远方的父母 可爱的姑娘
小河流水的故乡
这一切不可预知的渴望
总在暗夜朝他涌来
唤醒内心的柔软
而清晨的一缕金色
驱散所有幻象
不 是勇敢 为他披上迷彩圣甲
照亮头顶的“八一”和紧握的钢枪
触摸身上苦累留下的疤痕
仿佛摸到青春的勋章
伤痛多一分 荣誉就多一分
挺一挺身躯 盼望下一个夜晚
把他接回到梦里去

文学作品

牧歌远声（中国画） 张录成作

长征

第4250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0分 印完4时20分